



錘与笔

約翰尼斯·貝希爾等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锤与笔

徐向前 著

（一九五五年）

（一九五五年）

錘 与 笔

〔德〕約翰尼斯·貝希爾等著

南京大學外文系德語專業 1959 和 1960 級畢業班譯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61

Johannes R. Becher 等

Hammer und Feder

本書根据 Verlag Tribüne Berlin 1955 年版本譯出

錘 与 笔

原著者 [德] 約翰尼斯·貝希爾等

翻譯者 南京大學外文系德語专业1959和1960級畢業生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94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56 毫米 1/32 印張：14 9/16 字數：322,000

1961年12月第1版

196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3,000册

統一書號：10078·1877

定價：(九) 1.50元

內 容 提 要

搜集在这本書里的是德国三十四位作家所写的四十六篇文章，內容可以分为两大类：一部分是談作家們参加革命斗争的經過和他們世界观发展的道路；另一部分是談作家們的創作經驗。这些作家中間，大多数出身于工人階級，为了和法西斯匪帮作斗争，他們不但拿起錘子，也学会了握笔；另一些出身于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作家，他們也在国内、国际階級斗争形势的教育下，拿笔当作武器，为革命斗争服务。从这四十多篇文里可以看出当代部分德国作家的发展道路以及和他們的革命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活动。本書可供文艺工作者和德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参考。

此 書

是在我們的朋友，国家奖金获得者
汉斯·馬尔希維察創議之下誕生的。

愿望是，
讓我們革命作家的
充滿斗争的过去
和十分辛勤的劳动
重新复活，
借以激励和鼓舞
今天的青年一代。

目 次

万事起头难	約翰尼斯·貝希爾 1
我是怎样成为作家的	威利·布萊德爾 5
团結	艾尔弗里德·布雷宁 13
留在我們身边的同志越来越少了	艾尔弗里德·布雷宁 20
一个平凡的开端	爱德华·克劳迪烏斯 28
一些个人经历	华尔特·台麦尔 32
“决不为这次战争拿出点什么来!”	弗里茨·艾本彼克 45
怎么样和什么时候?	弗里茨·艾本彼克 51
一次去俄罗斯的旅游	瓦尔特·高里希 59
他的第一次稿酬	瓦尔特·高里希 68
一个人是怎样学习閱讀和写作的	
.	艾米尔·魯道尔夫·葛勞利希 78
兩張唱片	艾米尔·魯道尔夫·葛勞利希 93
我是怎样成为“千舌之人”的	卡尔·格隆貝格 98
囑托	哈拉德·豪塞 120
我是怎样認識党的	斯蒂芬·赫姆林 125
我的思想改造是怎样开始的	凡納·伊爾貝格 131
談談太容易的开始	沃尔夫岡·約和 137
初次烽火	沃尔夫岡·約和 147
我是怎样去想和写的	彼得·卡斯特 156

是我祖父和赤色陶白的过錯	楊·柯普洛維茨	175
應該有人把这些写出来	包尔·寇尔納-希拉德	195
如果一匹馬向左,另一匹馬向右的話		
.	包尔·寇尔納-希拉德	212
从拿笔到拿錘	阿尔弗萊德·柯萊拉	225
責任	彼得·馬丁·拉姆倍尔	235
早期的寻求、斗争和迫害的回顧	貝尔塔·拉斯克	239
从无线电波傳来的号召	貝尔塔·拉斯克	246
三月	汉斯·洛貝尔	258
我的創作源泉	汉斯·馬尔希維察	275
致我的朋友,讀者們!	卡尔·蒙德斯托克	289
庆祝“五一”	彼得·納尔	298
燃燒的火焰	彼得·納尔	302
在那个年头	楊·貝特尔逊	305
一次冲击和它出乎意外的結果	路德維希·雷恩	316
米雅蒙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瑞莎·罗特席尔德	321
在許許多多年以前	亨利希·恩斯特·西格里斯特	331
一九二九年五一节	亨利希·恩斯特·西格里斯特	337
我是怎样从事写作的	路德維希·吐雷克	343
深刻的經歷	路德維希·吐雷克	349
朗誦台上的十年	艾利希·魏納特	359
一年志愿兵魏斯柯普夫,你学过你的功課了嗎?		
.	弗朗茲·卡尔·魏斯柯普夫	379
搬运工人們到前綫去!	弗里德利希·沃尔夫	388
路边长着些薊草	馬克斯·齐默林	394
一月二十五日	馬克斯·齐默林	410

最初的尝试	黑达·琴纳 418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	黑达·琴纳 434
动摇	阿諾德·茨威格 442
作者簡介	444
后配	457

万事起头难

約翰尼斯·貝希爾

要我講初次嘗試寫詩時所克服的困難，倒有些不容易，難就難在會把這些困難講得太詳細，扯得太遠，而成為一部長篇小說的起頭。

好吧，但愿我能講得簡單扼要些。

無論如何，我还有些記得：第一首詩是在我想“自立”和創立一個“自己的生活”時產生的。那時我才十四歲，我的父親，一位有名望而嚴厲的法院推事，管得很緊，尽管我想盡辦法，還是逃不掉他的“通緝”和“追捕”，“審訊”和“核實”。我必須絕對服從，搞這搞那。但是有一天，我自己也不知道怎麼一來，寫了一首詩，當然是一首非常悲觀和憂愁的詩，但它却使我不斷地從失望中振作起來，以一種罕有的方式加強我與一切災難和迫害作鬥爭的意志。我把這首詩很小心地藏衣袋裏帶來帶去，象懷着一種秘密的勝利一樣；直到有一天它忽然不見了，却跑到了我父親的寫字台上去了。他正坐在这寫字台的前面，臉上帶着陰沉的神情，對它瞧着，好象他在我身上發現了一種特別危險的武器似的。我不能否認我寫了這個“東西”。“呸！你這個小鬼！”“你不害臊嗎？”他向我一陣謾罵，同時批評我的詩是“沒有丈夫氣概”和“頹廢”的。

但是，早在那個時期就已經是這樣的了：每當我遇到什麼困

难，我也有一个同盟者，一个朋友，他就来帮助我克服困难。这个朋友就是我的祖母。她受过高深的教育，她的志趣在于临摹绘画陈列馆里的那些古代大师们的作品。因此我们家里有許多精美的古代繪画，这些画也就成了我早年的家庭教师。当我的祖母知道我写詩以后，她叫我把詩拿给她看，并且亲切地加以贊賞，最后总是讀一些古典的詩給我听，大半是克洛卜斯托克①的作品。我十八岁时，已經积了許多“自己写的詩篇”，我就另外去找鉴赏者。我把这些习作寄給卡尔·亨格尔。②我現在还記得，他是住在慕尼黑，哥夫斯坦广场附近一幢房子的五层楼上。我当然隱瞞了我的年紀；我在几天之后，就收到了一个很使人惊异的通知，說我的詩是一位“成熟的和爐火純青的人物”的非常成功的作品，并且邀請我去。他这样称呼我，也許帶些嘲弄，但我也不是完全不相信，我以一位“成熟的和爐火純青的人物”的身份，到了他家里去。他个子矮胖，完全不相信我就是那些詩的作者。他好象很后悔作出了那样的評語；但是我却象一个“成熟的和爐火純青的人物”那样安慰他，同时指出，錯誤是人之常情，即使是歌德，在評論他的同时代人物时，也常常会完全弄錯的。“試看他对克萊斯特③的評論吧！”我冷冷地加上一句。

我接近的另一个評論者是斯瓦比亚的一位詩人，他同时開設一家自費出版社，这就是說，他准备出版任何一本到他手里来的書，只要作者能付出一笔可觀的錢。承印的書即使只印二十本，但要照二百本的印刷和紙張費計算。这位詩人对我的詩

① 克洛卜斯托克(F. G. Klopstock, 1724—1803)，德国詩人。

② 卡尔·亨格尔(K. Henckell, 1864—1929)，德国自然主义派抒情詩人。

③ 克萊斯特(H. Kleist, 1777—1811)，德国戏剧家兼小說家。

比卡尔·亨格尔更加傾倒，因为他根据我父亲的职位把我当作是一个大財主。但是我已經起疑心了，并且决不讓这位詩人兼出版商来吃这块“肥肉”。我以前是因为他的詩不易理解，且富有神秘性的浮华而对他推崇备至的。

后来我开始有足够的勇气把我的詩寄到汉堡附近的白兰肯納去給詩人理查德·台麦尔^❶，并且附了一封信，請他加以客觀的評論。有十四天之久，每天早上我在楼下街上靜候郵遞員的到来，为的是不讓回信錯落到別人手里。理查德·台麦尔的回信終于来了，他回答我說，某月某日他在慕尼黑考尔巴赫街的国际公寓，并請我去找他。关于这次和理查德·台麦尔的会晤，我已在我的小說《离別》里有所描写。理查德·台麦尔却不認為我是一个“成熟的和爐火純青的人物”，而很率直地称我为“亲爱的活潑的少年”，并且很認真地劝我不要当作家。他在那間有些阴暗的公寓房間里，一面踱来踱去，一面分析給我听，一个人多么需要有一个实际的职业，即使是一个偉大的詩人，也不妨在“业余”写作。在理查德·台麦尔对我說的話里面，体现出一种父亲般的友好的关怀。我临走时，他双手捧着我的头說：“愿你一生吉星高照！”

如果我在开始写作时就看到我作为一个詩人的一生中必然会遇到的种种困难，如果这些困难都象坚实的岩石一般清楚地涌現在我面前，我不相信自己会有勇气来終身从事这种写作的浩大工作。如果没有象我已經提到的那些鼓励我的朋友們的帮助；尤其是，如果不是在党内，以及在苏联找到了那种使我今日

❶ 理查德·台麦尔 (R. Dehmelt, 1868—1920), 德国印象主义、自然主义詩人。

成为诗人的力量,我一个人也决不会胆敢这样做。

什么是我写作的决定性的经历,这个问题现在也同时得到了回答。我写作的决定性的经历是列宁“唤醒世界沉睡”的声音和“致一切交战国政府和人民”的信息震动我心弦的时候。

我是怎样成为作家的

威利·布莱德尔

不久以前，我和一个年約十七岁的学生談話，問他毕业后准备干什么。他的回答令人感到惊异，說是要做一个“詩人”。他不愿意研究文学史，不——他要做一个詩人。他說，要他去研究，他没有这个耐心，也不特别喜欢讀書，但他确信他能写作！

当我接受邀請来簡略地談一談我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時候，我不禁想起这次会晤。

好，就开始談吧！十七岁时，我在一家五金工厂当鑄工艺徒，并且是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的团员。那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就連我們这些艺徒每天也得工作九个半小时，加班時間还不算在內。午飯时候，我們涌向战时食堂，那儿老是吃些蘿卜湯或干菜湯，少得可怜的、涂有人造白塔油或蘿卜醬的面包，通常在回到工作地点去的路上就吃光了。那时我的父母住在后院的一所小屋里。我虽然有一把椅子，甚至一張床，但没有一个可以称之为我自己的角落，更不用說有我自己的房間了。我从学生时代起就酷愛文学，当然，我不只是对文学而且也对历史，尤其是人們称之为政治的当前历史，有濃厚的兴趣。虽然是处在战争和飢餓之中，可是我們这些青年团员还是一群乐观的、渴求知識的、經常喜欢爭論的小伙子。我們常去看戏，并且事先接各人分到的角色朗誦台詞。进步的政治家、作家、科学家和艺

术家常到我們的小組里来作关于历史上各个重要时期的报告，和我們討論造型艺术和文学上的問題，討論最新的技术成就和自然科学中的新知識和新发现。

但是历史和文学最使我感到兴趣。下班以后，我閱讀所有我能弄到手的关于德国农民战争、宗教改革、法国多次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書刊。但我也熟悉盖尔斯丹克①、儒勒·凡尔纳②和狄更斯③的作品。那是多么愉快和难忘的八十天啊！我在八十天内漫游了世界，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强盜們一起经历了激动人心的冒险事件；也和大卫·高柏菲尔一起受苦，一起恋爱，一起胜利。就这样，我認識了五光十色的、美好的和丑恶的生活。

但是我們青年工人在空暇时间也并不是只管追求个人的爱好和愿望的，我們也还从事政治活动，力求实践和檢驗我們的認識，我們是社会主义者，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坚决反对者。我們把反战宣傳品寄給前綫和海軍里的年长的朋友們，在工厂里傳播革命文学，組織艺徒小組，选举艺徒委員，和年长的同事們一起在早餐休息時間进行“閱讀”，討論报上刊登的消息。

青年运动向我們指出了方向，教育我們成为社会主义者，教育我們热爱人民，准备为人民的幸福和自由，同时也为世界上一切偉大和美好的事业而奋斗。

① 盖尔斯丹克 (F. Gerstäcker, 1816—1872)，德国作家，著有《密西西比河上的强盜》等作品。

② 儒勒·凡尔纳 (Jules Verne, 1828—1905)，法国作家，著有《八十天周游世界》等。

③ 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1812—1870)，英国作家，著有《大卫·高柏菲尔》等。

这就促使我去从事写作。白天在厂里的工作台边，我和偉大的法国革命人物的英雄形象在一起。我眼巴巴地盼着放工，好回家去把我的思想和幻想写在紙上。尽管我是十分疲劳，但是内心发出的一股热力支持着我，我象着了魔似地写着，常常要写到母亲講了严厉的話并且把灯捻灭为止。那时我写出了三部大型的剧本：《巴黎的九月风暴》（一部革命剧本，描写一七九二年九月間丹东、杜摩里哀和馬拉的事迹）、《拉柴尔·格挨諾》（一部描写革命自由軍創建者的剧本）和《格拉卓斯·巴包伊夫》（一部关于一七九六至一七九七年的“平等社”起义的剧本）。我認为波希納的《丹东之死》、雨果的《一七九三年》和巴尔扎克的《朱安党》是鼓励我，或者說是煽动我写那些剧本的几部文学著作。写这三个剧本究竟花了几个月工夫，現在已經記不清了，但是有一件事还記得清楚，就是我没有和出版商訂立合同，因此也得不到預付的稿费，我对政府或某个机关都沒有寄以取得一点帮助的希望。当然我也梦想过我的著作有朝一日能够付印，甚至还能上演。但是我却没有把它們拿出去。它們放在我的写字台抽屉里愈久，我愈觉得它們只不过是些习作罢了。因为那时我正埋头研究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作品，閱讀并观看莎士比亚、易卜生和斯特林堡①的戏剧。今天我还很想讀一遍我那些革命剧本，但可惜这些年来一直由我母亲小心翼翼地保管着的原稿，已經在汉堡遭受轟炸的夜晚燒毀了。

一九二三年汉堡十月起义之后，我被捕入獄；我就在那小小的牢房里研究馬拉的生平和著作。那篇短文《馬拉——人民之

① 斯特林堡(A. Strindberg, 1849—1912)，瑞典作家，著有《尤利小姐》等剧本。

友》就是在一九二四年出版的，它是我的第一个作品。

有一段时期，我在海上航行，在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非洲，熟悉了许多城市和人物。我是輪船芭尔芭拉号机械师的助手，并且是船上共产党小组的领导人。在一年半的海上航行后，我在汉堡那格尔与开浦机器厂找到了鏟工的工作，并被同事们选入工厂委员会，这就使厂主有了了解雇我的充分的理由。在这几年里，我成了我们党的机关报《汉堡人民报》的通讯员。我把通讯从巴勒摩^①和阿尔及尔^②，从瑪拉加^③和里斯本^④寄给报馆，同时观察芭尔芭拉号上的各种情况，并加以评论。如我所见到的，汉堡輪船公司里的人们也读《汉堡人民报》，但他们不仅不改善他们船上那些我所揭发的情况，反而把我解雇了。后来我在机器厂工作的时候，厂里也有许多应该批评的地方。我在这家厂里工作的时间象一次客串那样短促，的确也是因为我的通讯在报纸上刊登了，他们就把我辞退。

失业期间，我首次为《汉堡人民报》写剧评和书评，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篇书评是评论亨利希·曼的作品《臣僕》。

当比利时的右翼社会党人爱弥尔·范德凡尔德访问汉堡时，他在所到之处，甚至在公共场所都发现了社会主义，就是因为他看到除了“禁止入内”的牌子之外，还看到“敬请公众爱护！”的牌子。我受此启发就写了第一篇讽刺他的文章，取名《蜕化的社会主义》影射当时一位时髦的作家范·德·凡尔德所写的一

① 意大利西西里北部的一个城市。

② 阿尔及利亚北部靠地中海的一个城市。

③ 西班牙南部的一个城市。

④ 葡萄牙的首都。